

江蘇文史資料選輯

第 五 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苏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K250.6
30
2:5

江苏文史资料选辑

第五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苏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江苏人民出版社

A 699266

目 录

新四军茅山地区抗日战争日记选载·····	汪大铭(1)
二十年代在无锡的革命活动经历和见闻·····	陈枕白(28)
大革命前后无锡工农运动的回忆片断·····	杭果人(59)
沈毅同志和如泰农民暴动·····	尹之秀(71)
晓庄学校史稿·····	王琳(99)
舞台生涯五十年·····	新艳秋(168)
汪伪军事组织和伪军的变迁 ·····	<u>徐向宸</u> <u>杨蔚云</u> 张耀宸(203)
国民党受降和何应钦的“锦囊妙计”···	邱维达 <u>刘措宜</u> (219)
关于蒋介石家世及其早期政治生涯琐记·····	<u>杨志春</u> (231)
我所知道的蒋介石二三事·····	钱钟汉(241)
中山陵建造的经过及其前后·····	蔡述传(247)
《江苏文史资料选辑》第四辑勘误表·····	(70)

新四军茅山地区抗日战争日记选载

汪 大 铭

编者按：汪大铭同志在抗日战争时期，曾任中共茅山地区的县委书记、中心县委书记、地委书记，现任福建泉州华侨大学党委书记。他从1939年10月25日调到茅山之日起，到1945年7月21日调离茅山，以惊人的毅力按日写日记，为我们留下了一份珍贵的史料。

这些日记，大都是在行军和战斗的间隙中，在油盏灯下，在路边树旁，有时还在扁舟上、月光下，衬着膝盖，匆匆写下粗略的几行，有时也沉思遐想，留下一些抒情寄意的笔墨。

现在能找到的日记约有八万多字，分为五个部分：一、到敌后去；二、茅山地委在行动中；三、长江夜渡前后；四、反清乡斗争的第一个月；五、在艰苦的岁月里；六、抗日根据地在巩固扩大。

我们现在选载的是第三、第四部分。它主要是记录作者当年是如何护送谭震林同志以及茅山地区一部分县级以上干部渡江北上，去淮南抗日根据地参观学习的史实，以及敌人宣布开始清乡后茅山地区战士如何进行反清乡的斗争。

日记稿本系句容县文化局茅山抗日资料小组办公室徐齐邦、陈哲生同志所提供，并经汪大铭同志本人校正。

长江夜渡前后

(一九四二年五月十五日到七月十七日)

五月十五日 按照预定计划一切已准备就绪，我们一行十多人由谭震林师长率领渡江到华中局去学习。同行的人除谭师长的秘书冯二郎和两个警卫员外，还有朱春苑、樊绪经、凌康、洪天寿。他们四个人都是地方上层领袖。洪已先去镇、句布置交通。

下午六点一刻，我们从丹阳延陵附近的驻地出发，同志们热情地欢送我们，一次一次的握手，一遍一遍的祝福，我们的兴奋心情，同脚下被破坏的公路一样颠簸起伏。大家边走边谈，三、四年来坚持江南艰苦复杂的斗争生活中给我们积聚了很多宝贵、丰富的经验教训，可惜我们还没有很好地把它总结起来，更不能把它提高到原则高度，进一步发挥、创造。因此，许多好的经验，不能及时推广到各地，有些惨痛教训还再三重复。我们这次去学习的任务，主要就是从这方面来提高政治认识和政策水平，来正确地解决江南对敌斗争中一系列的问题。

到句容第二区西秋干宿营时，已是晚十点钟了。

五月十六日 天气炎热，下午起风，晚上下雨。

上午没有一点风，干燥的空气，火一样的阳光，逼得大家把衣服都脱光。我们再次整理行装，做到彻底精简。我只带一个小皮包(里面放一套衬衣、漱洗用具及两个笔记本、一瓶墨水)，一枝手枪，还有一架照相机；因为谭师长有软片。提起照相机，还有一段故事：去年十二月某日，江宁县委从伪军谍报队得悉句容日军宪兵队长乘一辆小汽车到了天王寺，预定次日回句容，江宁县委

就布置一个班的小部队在天王寺到句容间的公路上打埋伏，部队化装便衣在拂晓前进入阵地，一直等到下午两点钟才见一辆小汽车由天王寺急驶而来，预先埋在公路上的几颗手榴弹当汽车驶近时突然爆炸，敌车吓得停了下来，部队就冲上去，车内只有三个鬼子，企图抵抗，被当场击毙，缴到一部分武器、文件。这架挂在日本宪兵队长身上的照相机就成了我们的胜利品。汽车虽然还可以开，但我们却用不上，只好忍痛把它烧了。分配胜利品时，照相机分给江宁县委书记陆纲，这次去华中学习，陆纲同志亲手把他心爱的战利品送给我作纪念。

我们和打前站的老洪没有联系上。不管怎样，下午我们得走，送我们来的茅山警卫一连，打发他们回去。我们十几个人，共有八九条短枪，化装便衣，决定在高资附近，通过伪军工作与邦会工作关系的掩护，偷渡长江。

下午到下隍樊绪经家里，招待我们吃了一餐丰美的晚饭，还喝了一杯酒，黄昏时过句容到宝埝的公路。下午气候转阴，到徐墓时，天已乌黑，就夜宿在附近的小村上。刚住下就来了倾盆大雨，天气骤然凉爽下来，甚至感到有点寒冷，气候是多么不正常啊！

五月十七日 上午雨，下午阴。天还没有亮，四面庄上的狗吠非常厉害，大家都警惕地爬了起来。因为谭师长在这里，为了保护他的安全格外显得紧张。我穿起衣服，跑到村外观察，阵阵寒风袭人发抖，四周都是静悄悄的，只有北边村上二、三条狗在哭似的叫唤，看来不象有情况，但大家都不放心，等到天明，我拿了望远镜作监视观察。接连送来两份情报，说伪军下乡到达离此二里的村庄，不久就回去了。下午，老洪来了，船尚未搞好，决定今晚继续向北，移到他家裔庄附近隐蔽，一两天内把船弄好就走。

晚上又是雷阵雨，大家挤在一个小茅棚里开了一个会，一行共十七个人编成一个支部，推选我担任支部书记，行政上组织一个苏南地区参观团，由朱春苑、洪天寿分任正副团长，并指出到江北后，大家应注意的事项。谭师长还给我们作了许多指示，决定我明天去打路线。睡觉时象排咸鱼一样挤得不能动弹，再加天雨屋漏，当被子盖的棉衣亦都淋湿了。

五月十八日 上午雨下个不停，下午洪治安把我带到吴宗肃那里去。吴家住在离高资七、八里的小村上，这里是伪化区，吴是当地士绅，与高资镇的伪军及长江边上的青红帮里都有广泛的关系，对我军的态度还好，与洪是换帖兄弟，关系更为密切。洪是通过吴宗肃的关系去搞船的，我到他家时，吴外出未归，等到天黑才见他回来，经治安介绍后，他对我很客气，说船已交涉好，可乘二十人，船主可靠，今天已到上游打路线，约定船主明天来此面谈。我要治安先回去联系，晚上我住在吴家。

五月十九日 天晴，上午等治安来，同去找杨小鲁同志，他是江边秘密党的区委书记，以小商人的合法身份隐蔽在高资附近的农村里。我们到联络地点接头时，才知道杨已搬了家，联络点的同志替我们去找，我们在村上等。这里就在铁路边，这时有几个伪军到村里抓伕，我们只好躲在房子里，女主人怕伪军进门来找麻烦，带我们从后门出去。刚走出村口到铁路边，迎面又来了几个伪军，已不能躲避，就从旁边小路插过去，有个伪军看了我们几眼，象要来盘问或抓人的样子，结果还是没有决心来拦阻，可见他们是胆怯的。几年来紧张的斗争生活，没有一刻脱离自己的部队或者是基本群众的掩护。虽然敌情严重，战斗频繁，有时也只有二、三人的小群活动，但是，周围都有基本群众在精神上感到痛快和舒畅。而现在穿着便衣，口袋里带着良民证，站在铁路旁

边，眼看着伪军三、五成群的抓伏、收捐，满载着鬼子和军火的军用列车，大摇大摆地疾驶而过，心里感到非常不舒服。我们转到附近一个山坡上树林里面隐蔽，这里看到长江上阳光照着层层细浪闪闪发光。长江是我们的，我们即将踏着你滚滚的激流到江北根据地去。

找到杨小鲁与孙晓梅同志（晓梅是一个机灵勇敢的女同志，我在皖南军部时就认识她，现与杨小鲁一起在高资区委工作，）要孙先去联系对江的路线，我准备同杨一起到西边去布置另外一条路线，以便吴这边的计划不能实现时作第二步打算。经研究后，决定杨与治安今日先去西边联系，明日赶回汇报。为了偷渡的安全，我考虑通过吴去和高资伪自卫团团长徐在六打交道。与吴商量后，当晚去访徐在六。徐是北方人，与洪是换帖弟兄，为人还爽快，当我表明来意后，他表示他的势力范围仅在高资镇，我们通过高资镇他完全负责。但江边还有伪警卫八师一个连，不受他管辖，他可以暗中派人帮助。但江中时有敌人炮艇、巡逻艇巡逻，需要注意。伪镇江特工站则在高资设有一个特工小组。谈话在他私宅里进行，约一小时回来，到吴家入睡已深夜。

五月十九日 船主未来，小鲁及治安亦未来，闷坐一天甚焦急。

五月二十日 上午船主来了，谈起从高资起渡到仪征以西大河口附近登陆，江上水路八十里，如顺风行船也要八个钟点，出港及登陆地点都较安全，就是在江上行船时间太长，怕遇到鬼子汽艇检查。

下午我和吴同回到裔庄，将情况向谭汇报，经大家研究后，认为这样比较冒险。洪提议另找一条过江路线，由高资直接过江，经十二圩到仪征东北之根据地，这样渡江时间只有两个钟头，但

登陆后要经过二、三十里的伪化区。这个地区是青帮头子洪为霖的势力范围，洪现住江心四业洲，洪天寿与洪为霖有过一些时间的联系，但无深交。经大家研究，同意由吴陪同我去争取他的帮助，如他肯派人给我们带路，并有安全保证，这条路线比较近捷，另外，我们还可以通过地下党要江北地方武装接应。回到吴家，有两个客人在等吴。少停，吴告诉我，有点事要到上党去，当晚即赶回，我不便多问，请他早回。

治安已回，西边路线已联系好，并带来一个交通员。这条路线通过句北，从下蜀与龙潭之间过铁路，经过几里圩田到江边过渡，渡口只有两个收税的伪人员，但铁路两侧（主要是铁路与长江之间五六里地）十里路左右是伪化区，晚上强迫居民打更放哨，如有生人经过，鸣锣示警，我要治安带交通回裔庄，等我访问四业洲回来后作最后决定。当晚，我又去找杨小鲁，要他掌握高资附近的情况。孙晓梅已回来过，留下话说，对江情况尚未联络好，他继续去联络。回吴家，吴已回来，约定明日过江到四业洲。

五月二十一日 上午还不时下雨，下午雨停。吃过中饭就和吴动身，从高资过江，十多分钟就登上四业洲。这是高资对面长江中偏近江南的江心洲，地方不大，有千余人口，一片修竹茂林，三三两两的茅棚疏落其间，肥田沃土，阡陌相连，帆篷相望。这里虽是风景如画，人民却在敌伪与地主恶霸的压榨统治下，忍受熬煎。到洪为霖家已下午二时，门口写着“闭门谢客”四个字，叩门问讯后，知洪外出未归，我们就在客厅里等候。这里也是砖瓦与茅草结合的房子，不过较为高大宽敞，客厅内古色古香，好象是世代书香的后裔。但夹着一些不伦不类的东西，使人感到一股封建余孽与帝国主义走狗的气味，很不舒服。为了利用敌人的矛盾，为党完成当前任务，我耐心地等着。傍晚洪才回来，由我递交了洪天寿同志

给他的信，由吴说明了来意。看上去洪已有五十开外，须发已斑白，身体很魁梧，听听口音是河南人，态度极为傲慢，大概是做上了这小洲的土皇帝，忘记了还有一个江外的世界。在谈吐中，看出此人民族意识很差，但社会经验丰富，手下也很有些实力，因江北我军曾解决了他下面的一支部队，对我们怀有成见，但对我们提出的要求，并没有正面的回绝，而是讲了很多困难和托辞。可以明显地感觉到，他是在敷衍推托。因为天色已晚，问题尚未解决，晚上就住在他那里。我与吴同睡在一间陈设漂亮的客房里，一张漂亮的弹簧床上。

五月二十二日 为了不使此行完全落空，请洪派一个人与我同去江北走一趟，实际上勘察这条路线（因洪表示，他可以派人带路，但他的势力只及江边，至于过江后的安全他鞭长莫及，爱莫能助）。洪不好改口，我就要吴先回，但奔跑了一天，还是没有成功。晚上仍回洪家，洪对我似已有点讨厌。晚上，与洪的侄子一起睡在一间小屋里。

五月二十三日 我一早赶回江南。当我上了南岸离开码头几十步，检查渡口的伪军追上来盘问我，我把良民证给他看，他说：“有人报告你是新四军。”我暗吃一惊，但态度上还是很镇定自若地说：“不要认错了人，我是吴家吴××的亲戚，过江给洪为霖先生送礼的。”我想提出当地几个名人给他顶回去。但这个伪军是伪警卫八师的，不是当地人，对当地情况不懂，他一定要我同他到连部去。当时，我想夺枪跑过铁路就安全了，但码头的检查所离此只几十步，如夺枪发生纠缠就走不脱。如果到连部去，我身上当然没有什么证据，就怕有叛徒认识我。这里离高资伪自卫团很近，闹到自卫团去就有办法。这时已围上不少人，伪军要我走，我不走。我说：“我有良民证，本地有认识我的人，我有要紧的事，你为什么

留难？”他说：“你到连部说明一下就可以了。”我说：“要证明可以到自卫团去，徐团长徐在六认识我。”这时，旁边有一个流氓打扮的青年人出来问我：“你认识徐团长？”我说：“当然认识，前两天还在他家里吃饭。”那人把胸膛一拍，对那伪军说：“老哥，这个人交给我，下午给你回话。”伪军在犹豫间，那人就在他手里把我的良民证及身上搜出的几块钱拿了过去，拍拍伪军的肩膀说：“你放心吧，交给我办不会错。”就大模大样带着我上高资镇。走了一段路，回头见人已散去，伪军也已回去，他就伸出四个指头低声问我：“你是从江北来的？”我装着不懂他的示意说：“我是从四业洲来的。”他又说：“有一个小子洪国华认识你。”我一听，才知道洪国华这个叛徒在这里。洪是句七区张家边人，在我们开辟七区时混入党内，他是个小知识分子，当过伪保长，一时表现很积极，成了半脱产干部，我在他家里住过一夜，同他谈过几次话，以后句北环境逆转，就动摇叛变，参加反动大刀会反对我们，想不到在这里碰到他。因为对这个流氓样的青年我还没有看透，就说洪国华我不认识，怕是看错了人。我便转开话题，问他：“徐团长在家吗？你是什么人？”他说：我是徐在六的徒弟，协助八师在渡口检查，听见洪国华说你是新四军，你又说认识徐在六，怕事情扩大，就把你带来。那小子手里没有证据，就不用怕他。”他对我表示很亲切的样子，说：“大家自己人，你不要害怕。”我说：“谢谢你。”到徐在六家里，那个青年先进去通报，片刻，徐出来，一见我就说：“你怎么来了？”我就把经过讲了一下，他说：“下次要小心，不要一个人走，警卫师这个连很不讲交情。”我说：“我马上要走。”他要那个徒弟送我出街。在路上，他把良民证和钱给我，我把良民证收起，把几元钱给他说，买两包烟吸吧，算是我的谢意。他顿了一下，就把钱放在口袋里说：“我亦谢谢你。”出了高资镇，我就扬长而去，象出了笼的飞鸟一样，才

感觉到所遭遇的危险。到了吴家，知吴宗肃已去裔庄，我就赶回裔庄。谭师长及朱、洪、樊、凌都在那里，我把到四业洲交涉的结果及途中遇阻，详细作了汇报，大家都为我捏一把汗。最后决定，还是一起走八十里水路，上半夜靠江南岸航行，下半夜靠江北岸航行。如江中发生情况就靠岸登陆。决定明天晚上就走。今晚，我与朱、凌、樊、冯先去吴家隐蔽，以免明天目标太大。

五月二十四日 早上船主来了，我们约定好，他下午把船开到河汊来，等天一黑，我们就上船启程。谭师长及老洪下午亦来了，但天不帮忙，下午狂风骤起，大雨倾盆，我们在河边等到天黑，船没有来，大家全身衣服行装都淋得象落汤鸡一样，这倒是小事，问题是，我们这一行人，已暴露了目标，而船不来又不能走，真是急人。当晚我们冒雨摸黑回到裔庄，公路上水深及膝，虽然气候仍有寒意，但我们却走得一身是汗。

五月二十五日 昨晚讨论决定，为争取时间，我们分两路过江。谭师长要我同他二人化装成老百姓，经句北由下蜀以西一条党的秘密交通路线过江，其余人员由洪负责，仍由高资起渡。由于担心谭的安全，大家不大赞成这个方案，但谭决心不变，一早，老洪就去吴家。为求安全计，我坚持谭带一个警卫员，我们三人都带短枪，化装便衣走，如路上万一发生问题，亦可掩护。谭亦同意了。

我们本定上午就走，因大雨未止，改到下午走。中午，洪回来汇报说船已弄好，今晚无论如何可以动身。谭就决定我们今晚一起由高资上船走。

吃过中饭，大家怀着急切的心情，冒雨出发，在吴家附近一家独立的小茅棚里，等到天黑上船。大家都紧挤着隐蔽在船舱里，我一个人和船家夫妇在甲板上摇橹，观察情况。船经高资通过铁桥

都很顺利，快出江时，小河港口停满了大小船只，我们的船不能通过，加上风紧水急，船不下锚就停不住，撞在另外一条船上，对方船上的人都鼓噪起来。附近码头上有一个伪军的哨所，我们怕引起骚动会被伪军发觉，老洪亦出来与对方船家讲话，但人多口杂说不清楚，我们的船老板光是发急，小船就在激流中颠簸，我就跳到对方船上找到老大，一观察亦是一艘普通的渔船，兼做运输，船上有两个男人，一个妇女，还有几个小孩，听口音是江北人，我就公开对老大说：“我们有公事到四业洲去，请你们帮个忙，把船让一让。”他看我手里提着手枪，眼色有点迟疑。我拍拍他的肩膀，伸出四个指头，向他摆了一摆，他露出了笑容说：“自己人为什么不早讲。”就招呼另外两个人把船让开。但前面还有别的船阻塞，那位船老大就帮助我们一一招呼让出一条路来。我回到我们的船上时，所有的人都亮着枪伏在船舷上，准备应付万一的情况。水道疏通后，我们的船就象离弦的箭一样射入长江，大家都舒了一口气，向江岸的灯光一再回头凝视，一直到四周都沉浸在蒙胧的黑暗中。

谭师长在船边小便时，把他的心爱的一支加拿大手枪掉在江里，天黑水深，不便捞取，我笑着说：“长江要我们的买路钱呢，只要你送我们安全地到达对岸，这支枪就算送给你作纪念吧。”

一出江就碰到逆风逆水，船儿沿着南岸靠摇橹缓缓而行，为了使船走得尽可能地快一些，大家都轮流帮助摇橹。不久转了风，船上升起了帆，快得多了。这时天也晴了，月亮在密云中露出笑容，象一个羞怯的少女，偷看他的情人一样，把他明莹的目光，落到我们这一条英雄的船上，黝黑的江水亦闪耀起万道银光，群群的细浪轻吻着我们力争上游的小船，长江面对他自己的亲人是多么宁静、亲切，我不由己地轻轻哼起“长江是我们的，我们要渡过长江”

的歌曲。

警卫员在甲板上放哨，要我到船里休息，船舱里已经挤得满满的，我插进去连脚也伸不直。但好几天奔波紧张，确实已很疲劳，一倒下就睡着了。一觉醒来两腿酥麻，还没有弄清身在何处，听到有韵律的桨声，才知道还在船上。想起来感到大腿非常疼痛，全身似乎有些发烧，一摸腿上长了一个很大的疖子，大概是这些天风吹雨打受寒积热所致。一鼓气还是爬起来，头有些发昏，到甲板上迎着扑面的凉风，反而感到舒服。船家说天快亮了，船已靠江北岸，离目的地还有二十多里。

五月廿六日 满江晨雾，晓色蒙胧，紧张的一夜已安全地过去，我们的船象飘荡在云雾里一样，扬帆徐进，不久东面的天边现出一抹红霞，一颗又大又红的太阳，就象在长江中刚洗完澡一样，露出湿淋淋的半个脸来，把在黑夜中热情奔放追逐的满江流水亦羞红了，它们任性地变化，千姿万态，在我们的船底下逃过去。

江北岸大地的轮廓愈来愈清楚了。土地、树林、疏落的小茅棚，这些我们从来没有到过的地方，对我们是多么向往和亲切。从望远镜上看去，江上岸上都是一片宁静。船家说，离我们的目的地不远，但这里的具体位置他亦说不清。我们尽可能的靠近北岸航行，寻找能登陆的地方就上岸。又走了一、二里，看到有几条鱼船泊在江边，这里是一个小渡口，岸上有几个穿便衣的人在渡口张望，我们的船就靠向渡口。大家把驳壳枪、快慢机拿在手里，大摇大摆地走上江岸，那几个便衣收税员亦不知是敌方的还是我方的，被我们吓跑了。我们向船家道谢握别，并看着他们把船开进江心。随即我们向群众调查附近情况，知道这里就是我们的游击区，向北都是我们的根据地。群众知道我们是江南来的新四军，

都很热情地招呼我们。

几天大雨把道路都冲成了烂泥浆，一步一滑，象溜冰一样的难走，茅山山脉的余冲在跨过长江以后，还在沿江北岸延伸了几十里的起伏丘陵，地形非常复杂。沿路没有看到什么大的村庄，都是三三两两或独家的小茅棚，极便于小部队的游击活动。这里是仪征县，有我们县区的抗日游击政府，一路上老百姓看见我们经过，都很亲切地问长问短。

江北的路特别长，从江边到××洼，老百姓说是七里路，我们整整走了两个多钟头。道路泥泞难走，加上大家空着肚子一夜没有睡觉，都非常疲劳。特别是我腿上的疖子又红又肿，但我还是忘记了这些疲劳和痛苦，我与谭师长的警卫员走在最前面，调查情况，查问路线。

在××洼休息吃饭，找到了当地区公所的地方武装，他们在这里垦荒生产，为了减轻人民负担，保障部队供给，团结群众渡过灾荒，巩固建设抗日民主根据地，党政军民都在大搞生产，不仅自己种蔬菜、瓜果、养鸡养猪，而且尽可能的开荒种粮食、棉花，做到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这里是游击区，部队不能在一地固定驻扎，他们选择一些重点地区垦荒种粮种菜，有的地方派专人管理，有的地方托群众照顾，部队则经常来松土施肥，并帮助群众劳动生产。

这个部队的指导员向我们介绍情况并集合部队欢迎我们，带我们去看他们开垦的菜地。指导员告诉我，沿江一带有两个游击部队活动，另外还有一个江防大队，敌人除有计划的扫荡外，不常出来。这里离江边虽然不到十里，但比我们江南的任何中心区都稳固得多了。

略作休息并吃了顿饭后，继续动身。这里牲口很多，指导员

帮我们租了几匹骡子代步，我们几个人每人骑上一匹，走起来就迅速得多了。

下午一点钟到达仪征县政府驻地，大家饭亦不要吃，赶紧洗了一个澡就躺下睡觉。

晚饭时，县长和县委书记、联抗主任给我们“设宴洗尘”，饭后移动了一个宿营地，路不远。据他们说，淮南路东根据地只有他们一个县还常常移动，其它各县都常住不动，装有电话。有的还专门修了房子。

晚上，县委书记召开了一个干部座谈会，请我们介绍江南情况和对敌斗争经验，谭师长要我讲，我没有准备，只得零零碎碎地介绍了一些情况。他们听到江南敌伪据点林立，公路铁路河流等封锁线如网，我们的部队和政府机关如何能够生存发展，提出了很多问题。我们就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讲了一些故事，最根本的一条就是依靠群众。群众就是我们自由的海洋，群众就是我们一切智慧和力量的源泉。另外，他们对我们采用革命的两面派的策略亦很感兴趣，不知不觉讲到深夜。

五月廿七日 昨晚睡了一夜好觉，醒来已日高三丈，和煦的阳光把潮湿的道路也晒干了。二师六旅旅部派了一个参谋来接我们，路上又碰到独四团派来迎接我们的一个排，服装很整齐，子弹袋子都是皮做的（是我们自己的皮革工厂做的），中途在一个区公所驻地休息。区公所驻在一个逃亡地主的家里。我们进去时，各个屋内都布置得井井有序，工作人员都鸦雀无声地在伏案办公。一个区公所比我们江南的最高领导机关苏皖区党委阔气得多哩。

喝了一些茶就动身到独四团团部吃中饭，我们一进屋，酒席已摆好了，满桌子是大盘鱼、大块肉的部队作风，对谭师长和从江南来的客人真是万分热情，我们也不客气的放量大吃了，谭师

长简略问了一些部队情况。目前部队主要是生产和训练。

饭后稍休息又走。今天一路都是一望无际的广阔平原，土地很贫瘠，耕作亦粗放，从市集村落上看，大市集多，小村落少，集镇中有几间高大瓦屋为中心，周围都是泥土茅房，看出这些地方土地一定很集中，封建统治势力一定很强，但群众现在已发动起来，阶级斗争一定会尖锐，有时间我们一定要作深入的调查和学习呢。

今天，预定的目的地是到六旅旅部，走到天黑还没有走到，又走了几里，看见前面灯火辉煌，锣鼓喧天，我们猜想一定是旅部驻地，但走进村子，不见一个哨兵，又怀疑起来。循着锣鼓声穿过半个村子，才走到广场上，一看，只见黑压压的一片，坐满了部队，舞台上正在演戏，一问才知道这里是十六团的团部，我们走过了头，旅部还在我们后面十里路。这个团正在开运动会，今天是开幕式，全团集合在广场上看戏，村口连哨兵都不放一个，真是根据地。因为走得很疲劳，晚上就在团部宿营。

五月廿八日 上午到旅部，沿途贴满了欢迎我们的标语，所有接触到的同志对我们非常热情。在旅部休息一天，第二天由旅部派骑兵送我们到师部，到新铺天已傍晚，二师师部驻在这里。张云逸副军长（他兼任二师师长）笑哈哈地在门口欢迎我们，同我们亲切地一一握手，到他屋内坐定后，谭师长将我们一一向他介绍，介绍到我时，张拉着我的手说：“我们在信上已经认识了，你们辛苦了。”我说：“我们在最困难的时候，得到党和首长的指示帮助，江南的同志都非常感谢张副军长与二师党委的领导。”原来是在皖南事变以后我在三游击区中心县委（即江（宁）、当（涂）、溧（水）、句（容）中心县委），因区党委与十六旅东进澄锡虞，我们一时失去了与上级的联系，在南京近郊独立坚持斗争，在敌顽夹击之下，对全国形